



水東日記卷十二

山葉盛

尚狀元弘載家藏宋時公牒一紙內九

朝廷語言皆朱書蓋其先本西夏人以獻密有功
送浙中意與今安插來降人相類多所寓卽今所
居浮安寥源族頗繁衍蓋四百年于茲矣弘載入
翰林予以其同年之長且厚也携先德卷求題弘
載因出此得覽觀焉當時見有周功叙一跋在卷
後也

胡叅政拱辰藏其鄉先生宋融堂錢時予是周易

釋傳一冊十二卷兩漢筆記一冊六卷蓋皆不完
之書錄其省劄書狀之詳見宋雖衰季而其君臣
之間崇儒重道如此人心所以不能負宋而遽亡
也且以融堂著述之多去今僅三百年參政又世
儒家所見止此良可嘆已雖然班孟堅藝文志所
列今存者幾何豈獨融堂也哉

錄白宋省劄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肅國公喬 劄子臣輒

有

奏陳仰干

天聽臣昨任國子司業日於廼見諸生之次聞嚴
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嘗從故寶謨
閣學士楊簡遊蓋其深所推許今寶章閣待制
袁甫昨任微則與故太府寺丞鄭之悌守嚴州
日皆嘗一再禮聘泚講郡庠遠近士子翕然雲
集已而得其講篇其於辨析義理參錯事物發
明疑難有以起人臣是時心已屬之其後知紹
興府汪綱亦嘗廼講至郡臣始屬綱求其所著
之書有論語孝經己庸大學四書管見及尚書
啓蒙詩學管見周易釋傳兩漢筆記

國朝編年等作益信其學之有所詣其作兩漢
筆記類皆痛漢氏罷秦之弊而尤反覆致意於
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治又見其學之為有
用臣遂因綱以迺其來與之相見而歎扣之見
其氣負才識尤通世務自田里之休戚利病當
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靖康間其
大父膺值睦寇陸梁兀木入浙糾率扞禦幾著
奇功

朝廷嘗為之立廟封爵而時亦人物魁岸慷慨
激昂有乃祖風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

此亦奇士而不使得為世用私竊惜之比者伏
讀

國史至

真宗皇帝於

禁中壁間見穆修所作詩句深切歎賞即問侍
臣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士之遺逸者
固大臣之所當言亦

聖主之所樂聞者也時嘗請漕司文解比歲已該
永免而場屋竟不足以得之其志方將玩
聖經以自隱儻今而不加於收用使之終老山林

則

國家有遺而不舉之才大臣有知而不薦之咎
矣臣愚欲望

聖慈且與錢時特補迪功郎界以秘閣校勘仍乞
下時本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

進上備

乙覽如其果有可採則乞次第錄用庶以究其
所蘊有補斯世伏候

勅旨貼黃臣游有奏

聞臣伏見成忠郎吳如愚隨身右列早歲兩為
館庫尋卽隱居官簿當進亦不自言垂三十年矣
雖居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不可得多有
為臣言其人行醇而介氣直而溫講道窮經賸
有著述凡士大夫之仕于

朝與三學之生員四方之士子苟有志於問學
者莫不造門質疑皆克然有得而去今年踰七
十略無倦容臣竊伏思念

輦轂之下有此佳士可謂蘭蕙衆根簫勺群調者
矣近在目睫儻不示以旌別則天下何觀焉臣
愚欲望

聖慈特與如愚換授從事郎併克秘閣校勘如此則

陛下一日之間度越拘攣而得二士可以勸後學而厲人心可以抑奔趨而獎廉靖其於治道不為無補取

進止五月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右劄付秘閣錢校勘

嘉熙二年五月

日押

押押

錄白嚴州進書繳狀

貼黃嚴州恭奉

聖旨取發嚴州布衣錢時著述書上進事

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萬

一薦隸

尚書省劄備特進左丞相劄字

薦錢時

吳以五省劄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特補

郎昇以秘閣校勘行下嚴州取所著

和寫繳

進上備

御覽三省同奉

聖慈特與如愚換授從事郎併克秘閣校勘如此則

陛下一日之間度越拘攣而得二士可以勸後學而厲人心可以抑奔趨而獎廉靖其於治道不為無補取

進止五月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右劄付秘閣錢校勘

嘉熙二年五月

日押

押押

錄白嚴州進書繳狀

貼黃嚴州恭奉

聖旨取發嚴州布衣錢時著述書上進事

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萬

一薦隼

尚書省劄備特進左丞相劄子

奏陳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特補

迪功郎畀以秘閣校勘行下嚴州取所著

書繕寫繳

進上備

御覽三省同奉

聖旨依

劉付嚴州臣除已恭稟繕寫錢時所著述書計
壹百冊開具數目如後須至上

進者

錢時家塾尚書演義叁拾冊

學詩管見叁拾冊

周易釋傳貳拾冊

四書管見捌冊

兩漢筆記壹拾貳冊

一右件書壹百冊用黃綾裝楷黃羅緝裏夾縵

五條象牙牌五面紅茸條繫絲畫木匣五隻

盛貯鍍金鐵鎖竝全謹具狀上

進以

聞謹進

嘉熙二年九月

朝帶大夫權知嚴州

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萬薦

進

皇帝龍飛御天之三年十有一月詔天下郡縣興

賢者能者明年行江浙中書省試士錢唐凡一

千二百有奇九月辛未列合格名士里寓於書

上丞相府蒙古色目五人欣都舉首江浙閩二
 十八人朱嶸第九盧可繼第二十一江西行省
 試士南昌饒抃第七四人者嘗授經永康胡長
 孺故欣都生之行也長孺告之曰若知夫舉選
 之故歟四代事舉言楊逖矣孝弟力田賢良茂
 才漢也秀才中正魏晉也進士明經隋唐宋也
 壹操行則質木而少女專詞章則雜博而寡要
 二者交相為病縉紳先生深念之卒莫之能革
 二千年教化風俗之被於下禮樂刑政之出於
 上俱不能以無媿古人固也今一變至古二三
 子又相望鄉書中是知選舉之故已長傳也其
 何以告若粹白莊遜以持其身幽深邃遠以致
 其學直方正大以立其節醇雅暢潔以肆其口
 告若止是矣繫以詩而叙之晴旭槁落木淺碧
 露寒溝乘流不盈尺才足漾輕舟野梅花始芳
 岸揚質若柔五湖草綠淨比固山光道大江荆
 揚會長淮口夜流磊落呂梁石突兀彭城樓層
 冰忽峨峨涼風亦颼颼發橐買良馬鮮裝罷重
 裘初非兼程行乃覺馬力優燕山擁萬疊秀色
 射兩眸三古垂載籍壯歲窮探求素懷致君術

常擾禪廟謀如何蟻蝥身欲與稷高儔辛苦望
溫飽鑿木無相投曲學汲所訶教調咸不酬勉
哉則二三子母為昔賢羞右胡石塘先生送欣
都朱盧饒諸生會試 京師詩序先生字汲仲
而石塘其號也故宋遺老在元有文章大名蓋
與方面仇遠戴表元輩齊名但其人自任太過
故揭文安公有書箴切之間見其詩文三十餘
首皆峭拔刺厲可喜惜則不見其全集漫錄此
文

崑山進士張經字伯緒邢寬榜及第張篠庵兄弟

業師也篠庵嘗誦其格言曰人不可溺於嗜好吾
輩他日作官尤不可有嗜好蓋茲人下隸惟是之
窺投間抵隙無所不至也後生戒之

建安楊文敏公行狀云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
則

進言十事皆斥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為心腹之臣
若

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
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畀入

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

詔諸司即日校改怙終者不赦王文端公所為公傳云

朝臣有傾巧迎合為公所抑者議欲問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

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

上命以授御史揚言于廷衆皆請罪

詔原之而使釐正楊文貞公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思多縱忌公仇直發其私適大學闕祭酒衆共舉公實欲踈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未下所書似不同若楊文定公譔神道碑則又畧之矣覽者詳之

宋定陵太中祥符四年吳興姚鉉集唐文粹百卷成自微言絕響

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怨懟則溺于調

惑自序以為漢興賈誼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

求用于文帝絳灌忌才卒讒謫其後公孫弘董

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升或黜或誅至若

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皆才之雄者也

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
揚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

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

大德業浩然無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
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駸聳潘陸之風
格舒顏謝之清麗謁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
而篇翰可觀至梁

昭明太子統始自

騷終于本

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得三十卷
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

靡相繼下迨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
治天下東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
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
以輔相之才專撰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群聽
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
之辭本述作常揚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
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高邃古以
二帝三王為根本以六經四教為宗師憑陵轡
轢首倡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
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

我

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

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楊孟斯得之矣至
於賈常侍至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
呂衡州溫梁補闕蕭權文公德興劉賓客禹錫
白尚書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
貞元元和之間辭人咏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
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
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
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干名求
試之急用爾豈唐賢之跡兩漢有三代而反無
類次以嗣于文選乎鉉不揆昧惰編閱羣集耽
玩研究掇善擷華十年于茲就厥志得古賦
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為
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戶
止以古雅為命不以雕篆為工故侈言曼辭率
皆不取云

故事書坊印本行世頗多而善本甚鮮惟建安
虞韶以成日記故事以為一生楊文公朱晦庵
之遺意類考叔輟羨遺母不失純孝故其不免

昭

君之過鬻拳強諫以立可謂愛

君難逃陵上之非王覽愛兄諫母則陷於不慈卻
攸存姪棄兒則傷於少恩凡矯枉害正之事一
切不取又如楚王戊之醴酒忘設邊孝先之書
賤見嘲翟公之貴賤見交情丁公之謁見受戮
辱事雖反正亦足為來者之戒各存本類之後
近歲襄城李公重刊此書又為易生知為幼悟
且標目却夫對偶一以年代為先後亦善矣惜
乎去取標目皆尚有未精純處且不著事出某
書某又其間刪削亦不一如內助得賢稱伊川
兄弟而戒無謾語却又稱先公等類可知也大
抵此書與沈易五倫詩同雖校之他選可謂彼
善於此而欲謂之當而備則未也

劉貢父詩語謂

宋太宗賜進士詩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得
詔旨體予以為當以儒生易寒儒蓋豎儒小儒腐
儒寒儒可以謙言

人君宏大之體未宜爾也漢之子大夫可見若所
謂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則自有宏偉氣象

水東日記卷十二

水東日記卷十三

崑山葉盛

鄒奕字弘道蘇州人有文行元季嘗守頴國初謫

關西與一時知名士若江右夾谷希顏三衢徐蘭

與善錢塘童權可與天台姚文昌錢塘楊志善山

東趙敬主秦州劉純宗厚同郡沈繹誠莊陸禧

彥吉婁江丁普仲敏為倡和友詩文甚多仲敏益

吾崑人也嘗有寄誠莊詩曰芝賢先生人中仙儒

醫並稱世所歎顏片泉通上池水孔壇杏接匡廬

山焚香鼓琴白晝靜吟詩淹茗青春閑老雅何辛

忝知己日日杖藜相往還又和誠莊韻五首曰關
塞同為客王門共曳裾青雲應咫尺白髮竟何如
忽憶吟梁父長懷賦子虛所嗟衰朽質多在故人
書春來倦行樂春去却尋幽花落隨風舞溪喧帶
雨流乾坤真逆旅身世似懸疣何物令人羨忘機
海上鷗閒居忘俗累行樂喜芳春露滴烏巾濕花
迎白紵新清歌移晚興佳句滌襟塵處處香醪熟
誰家味甯醇桂萼傷春晚蹉跎惜鬢華客居猶未
定杜酒不須賒花柳知無恙雲山畫莫如尋芳徒
步好何用早將車長鬚携尺素邀客扣塗茨筋力
非前日襟懷似昔時酒後花下酌舡傍柳邊維風
景還堪賞重遊也未遲彦吉有題山水圖詩曰誰
寫雲林景亦奇却如吳嶺越東溪柴門未啓鷄初
唱竹院纔開鶯亂啼藹藹烟籠花對合溥溥露泥
柳稍低令人萬里鄉心切吟斷東風望欲迷誠莊
詩曰有送練詩哲曰萬里還家念倚門東風塞路
雪方存柳條未放黃金縷竹葉先浮綠蟻樽比及
杜鵑啼客邸料應畫鷁到江村白頭交把忘年舊
好附鄉書示姪孫有宣德中寄大醫判以潛姪口
吾宗阿姪侍

金門要竭忠勤報

寵恩白髮至親惟叔嬭青囊傳業有兒孫客邊自吊
燈前影身後誰拍石上魂聊寫容儀遙寄汝可能
函骨到丘園獨弘道尤有文名關中以弘道文章
誠莊唐律夾谷希顏篆書為一時兼美云弘道有
謝誠莊并杏林小隱文二首為誠莊題倪瓚畫一
律附此洪武壬申夏余道阜蘭而西鄉有沈誠莊
出郊遠迓掘袂聯鑣假館投氣凡所以慰藉余者
曲盡其情翌日會諸縉紳譽誠莊者交口蓋誠
莊吳儒醫也讀書明性理工為七言詩新清俊

履僑居關西二十年矣而學術益精其治疾也如
針者之中的斲輪者之運斤得之心而應之乎西
州人咸曰疾而遇夫誠莊莫子毒也已馳驛市車
不遠千里以求治者踵接于庭友游中有一日之
雅者率不計直必與善藥邊城遠徼天使誠莊以
術濟人豈非幸歟今年冬同郡陸房吉以書抵張
掖告余曰僕近得疾賴誠莊治之而愈既而闔門
皆有疾誠莊一一治之靡不遇起沉痾痊一家其
德厚矣僕無以酬其德而誠莊亦未有德色也昔
宋清不為市道交與人藥雖不責直後其人或至

大官或連數州往，饋送清益厚是清猶規利於
異日也。今僕在謫籍，中年益以衰，身益以困，無復
求伸之日。誠莊豈望僕有厚報哉？仗義之篤如斯
而已矣。先生父以誌之嗟，夫醫必窮理，必存心，不
窮理無以參陰陽不測之運，不存心無以體天地
生物之心。仁斯二者，誠莊奉以周旋而擅名一時
者也。彼憚焉表裏虛實而乘時射利者，得不賴有
此而面有墨乎？雖然，醫固與人為市者，富而不受
直是要名也，貧而必取直是不恕也。誠莊其必審
於此矣。曰彥吉之誦併書，余感念之情以壽焉。

式廿七季歲在甲戌十一月下澣吳郡鄒彥序
書范曄論百方伎之士不泊於物而與造物者游
故參陰陽不測之運，闔闢動靜之機，華陀之徒用
是顯名天下，然則凡為醫者必造是理而後有是
功。而世或詎神其術者亦未能超乎是理之外也。
若杏林董奉其不泊於物者乎？不泊於物而與物
為體，彼物其物而我其我物之賦我者亦多矣。由
不知物我之同體也不責人之離虎徒責乎之雙
人豈不悖於理乎？是故無私而物自順，無欲而物
自化，我之同躰也不責奉之術用此道也。奉以活

人為心不受人直而諫種杏是豈居善藥以逐什
一之利者杏林而虎來守之是心之所感名豈有
所謂丹經符籙驅役鬼神之所為乎余同郡沈成
章聰敏秀穎自其妙齡讀書工詩有志於世用後
遂隱於醫今居蘭州而岷岷河皂貴人有疾必以
成章為請嘗構一丹室題曰杏林小隱客或謂之
曰子將以董奉自期乎成章笑曰吾去家數千里
徧干黃白沙草之鄉不能戚吾心慘吾顏也顧不
以顏孟之學則施惠於人而業於是杏若成林吾
將春融其葩夏爵其實有扣門者以善藥獻之亦
足以償平生之志矣吾安知董奉之為誰耶余在
長安聞其言然後知成章何造乎是理者也果齊
乎於我者也雖致於菟之守林亦何難之有念其
父伯新先生年長於余，畏友也歿二十餘年嘉
其有令子若是因書以誌焉洪武丁卯冬至後三
日吳郡鄒藥記洛星灘上拾珊瑚淚洒倪寬舊畫
圖夜鶴歸遲華表冷春雲散盡墨池枯九苞女彩
俱零落一代風流更有無君若九原知我在應憐
形影塞垣孤

謝員友規者鄞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克浙江憲司

吏非其志也告指疾求退得調臨洮府後例克興
州衛軍員善為文有鳴窮集又有臨江潘若水者
及

王府引禮舍人以言事權翰林待詔與修永樂大
典坐事黜為西寧行太僕寺吏亦善詩有退庵集
正統初太僕司罷若水卒于長安而解學士大紳
永樂中亦嘗謫河州衛吏關中固有吏中三傑之
稱解公文翰氣節聞天下人能言之近見若水挑
源賦員所作與速魯麻序別曰貴荅二文賦多不
錄員之女曰速魯麻者西域人也父製楚牟與媪

曲木氏私遇於笈吉氏而生速魯麻魯麻生而父
戒姓母育之仍養於笈氏少生硬不循理法母力
變其氣質笈氏亦護之謹時其暄而溫良之既久
雋永出源輩人交口譽之子家居時雖數千里外
同聞其名洎遷臨洮比入境舒於石井驛驛長廖
某請曰此有速魯麻者頗慕聖賢而為其道聞先
生優入聖賢之域渴心願見先生幸嘗試之子聞
曰人希聖賢即聖賢之徒矣命之見時天沍寒笈
氏抱之附火爨乃至則坐之兩楹之間疑重不語
予亦莫知其中之美惡淳漓也廖乃命白水執杓

起請又俾涓川祝童子導引之尋勃勃若欲有所
言者廖起揖予即之口談源然泉湧出其風味沉
浸醲郁視督郵從事輩皆風斯下者誠企聖賢而
有得者也予甚愛之因詢之所自生于以其父特
飲食之徒耳况難於明言之者戲撮其母之事目
為曲生從予至臨洮予所居尋樂軒軒未嘗一日
無賓賓至輒留留必設席必召生俾應客生不在
賓即不歡賓或雅愛生生亦不為之盡有

忤令者生必往浮之人有速于飲者亦必先召生
焉或嘲生曰吾與爾交昔何醲至今淡泊若是耶

生曰吾聞人之論交君子若水小人若醲公等欲
終小人乎又有嘲生曰爾特糟類之餘耳生曰公
等豈首窮古人之糟粕曾不得嚼其粒許局者吾
之糟粕有餘味而心醉者耶其辯給皆此類生風
流醲籍能助人興予每製文辭揮翰墨必先召生
資之起予生則盡出底蘊與壺公商公輩俱來予
歡然與之傾倒然後肆意命筆類有神助予以是
益喜生。或值予有不懌必慤懃慰籍至屢拒不
肯去俟復故乃已從予八年蓋未始朝夕離也一
日生傾倒大甚致予發狂而為人所尤予則以尤

生絕弗與交生躋門謝曰僕厚於先生先生弗能
大受以致尤是則先生之罪僕薄乎云爾顧以先
僕不亦過乎予無以詰遂弗絕曰然自是亦知其
非益友稍、踈之而生來益勤予亦不得不為之
竭忠盡歡云至於承祀事謂大賓必豫飭館人嚴
止雖生求見亦不與接也今予當朝京師生遠送
予予會寧蓋距臨洮已三百里矣將別白予曰鄉
僕求見先生先生不鄙夷之而酷嗜僕至欲同死
生若李白之於舒州力士雖一致之先生於尤先
生類躬自厚而薄責於僕誠知己者已今先生當
入中州與聖賢者遊僕豈不願從以厠跡其間念
風士各宜適孽沽術之徒冒聖賢之名以欺人先
生慎勿與交以耗其神僕之族有阿刺吉者修坎
離之術鍊形斂精能以遠人先生尤勿與交以損
其真予應曰諾曰留生復飲盡歡而別是日洪武
己巳夏四月二十有一日也洪武己巳之秋予隸
兵籍都城良維之姚坊門迺九月八日與其儕輸
作于公晨自龍江之次早巳木抵門乃歸則寘檐
綽牖下治蔬食。畢仍以日之餘力銷彘肪乎缸
旋以讀書比夜漏下二十刺許罷極而睡夢一神

人赧如其形歟如其聲瞋色盛氣指余謂曰吾寧
女讐也耶何今日毒我之力也予矍然門曰子為
誰何毒也其神曰女終日毒我不識我耶我托形
汝面屈中嶽下山林間我口神丹朱也汝顧諉以
不識非妄堪歟子僥默良久徐謂之曰子神而尸
予口予其思子是毒乎今子謂予毒予反而不得
也敢問毒子何若口神曰若欲言若毒也邪女他
日固恒毒我而莫甚今日請為子數之啓明在地
翰音未哢蓐坐而食飯糲蔬歲略弗下咽子強致
子之毒我一也出廁徒旅僂然就途或驕而歌或
悲而吁願城莫合息室罔紆子之毒我二也衆其
舉任子肩非勝众呼倡子邪訝以讐奄。綴息叩
叩聯聲子之毒我三也弛檐作肆我謂稍間號咷
以慟於邑而歎奚體之勞而予之煩子之毒我四
也徃復三舍絲所踵偃投圭華浙炊是親復飲食
予猶昔所云含此四毒庶夜而訢若之何比暮
而猶予勤也膏賦涕耀目眇弗舒擁郊據几復書
于劬兀兀矻。伊。吾。使吾屬羅千虎賁正輪
之徒舉額。焉而搖燭。焉而歎爍。焉而焦吾
苟非子讐何子毒吾之饒耶吾見托形於他人之

面者食前方丈已餒羶薌左絲右竹已齎宮商代
言敷奏已宣詞章屈則漱乳覲則含香液津流潤
輔屬生光此固富貴者為然。至託於貧賤者視
我猶愈也彼歌則不哭勞則不讀乞匄盈矣亦賢
膏馥獨我不幸而為子所毒也予復之曰子之言
止是乎吾思真有毒於子也言苟止是則子之託
形於吾乃大幸也而非有毒也吾語子大幸設子
不幸託形於便佞之人截、善譎營、惑伎如簧
覆邦危機生厲則人將惡子而目子為利羨設子
不幸記形於亂世之人卷智囊括束辯滕緘下禍
之惴上謗之監則人將戒子而謂子為箱矣設子
又不幸託形於凍中之人鬼蜮幻詐率狙狼狙狼
譎謀以秘成害乃昭發則人將冀子之戒而并軀
之滅矣其或傷於辯而措羅千悖於詈而拔正倫
怙於不順而斧虎賁是皆若屬之不幸者其毒若
此而子不聞乎今吾之處子也食必正茹必壽哇
不義謝嗟來是自子而入者無違而子可無麻糲
之辭矣術濺言頌雅詩禁躁妄屏支離是自子而
出者咸宜而子可無劬書之譏矣羹味雖不足猶
暮鹽而朝鹽有言雖不信猶正理而達辭用能守

子如瓶而譖千里之樞機凡此數者皆子之大幸
顧謂余毒子何是非之背馳歟若夫勞而歌其事
哭而宣其悲吁呂相其力可以洩其思是昔人情
之常吾不虞子之栖也於是口神忽縮內顧噤
不得語慙謝而去子亦遂寤則趣五鼓而自公
石之者在戶矣亟召墨鄉錄其所臆秉檐與綽復
趨厥役

龍陽武侯冢曰鑿池得唐故幽州衙前討擊使樂
安郡府君孫公墓誌銘石一方一尺二寸四分其
蓋石題字不在下方以其上方四角削稜刺螭文

取其中一方七寸篆孫公墓銘四大字

宗緒五世祖伏伽大理卿天父世元雲鷹將軍庄
驍衛幽州衙門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邊書之次
書鄉貢進士高哲不言書撰也此石今在通判黃
諫家

四

